

勤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六

六清圖

東魯勤學顏著

序

心松序

昔之君子托物喻已聯類引躬極趣於卑高之
陳結膺於皋壤之秀指崇深以擬跡眷華實而
寓棕上則執契玄英神明其道中則必志鴻列
龜鏡其理下則俯綴危言襟期自得要之揭純
汨之章振獨往之策達心靈之奧者也若心松

新兩城先生集

十六卷

翁殆其類耶翁少綜羣言晚臻名理含澤自浴
而洞潤旁流懷璞弗凋而景華朗徹盖嘗端居
深念得之心矣理性疏情得之松矣心松云者
聊用自况人亦頌之外非矜觀聽之奇內非循
耽嗜之雅陶中和於可象示無用於有言云爾
或曰夫松植物也浚坤輿薄雲天激流瀨蔭膺
原望之肅肅即之閑閑擢穎飛榮施蘿結苓信
逸玩之鉅麗而幽履之攸寧者與宜翁之有以
况之也或曰翁非心乎松也而松為心者也曰

心乎松與松為心也異乎曰心乎松者睇丘巒而志在青葱臨巖澗而神狎蔚蒼夭喬之與徒而扶踈之與酢也明月孤懸則與言獨寤清風載穆則矢詠無端締柔情於翠幄滙寶思於霞衢不反不側不以天地萬物而易吾之知者也若乃礪貞心於勁幹毅素姿於蒼鱗山龍無以襲其躬蓬累無以卑其履捐時榮而不採拖玄液而常存真質不渝則負霜益固者也孤尚自耿則按雪獨振者也曩然羣儔而不競莫尚乎

漸兩坡先生集

七卷

二

和亭亭叢薄而不阿莫尚乎介此松乎為心者其人哉或曰翁方跼珣珮而失扶搖夷履却而忌猥愛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循其名而取必其實非翁志之攸存也於是厥子六川大夫者憑幽圖以養志諷遙音而籍懽槃五粒之實觴赤泉之注以假壽於翁也而撰言請擇焉翁曰夫予則奚擇哉彼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予得其名而不得言者也夫即心即松奚有於况非心非松奚有於松吾將課吾業於百年庸

知夫羣言之所終始乎

贈少司寇前溪曾公詩序

初公以都御史視河濟上值壬癸歲德弗穀恒
雨。亘夏秋不止。壬子河決某所。某所。癸丑河又
決某所。某所。橫溢壅遏。智力殫困。徐邳之間。陵
谷互出。壞官民舟廬。至不可計。公往來周眊。而
擊目疚衷。休戚之。以身。乃其排紛紜之議。鎮疑
畏之慮。獨斷持於內。羣藝協於外。舉不逸策。財
不虛靡。役不奸時。洪流載寧。川塗遵理。國用於

漸兩城先生集

七卷

三

焉。奏給。斯何時也。非其忠毅振固於人心。乎感

旁達於神理。敏識警捷於倉皇。何以臻此。於是

天子以公勞勩。晉工部侍郎。治仍濟舊。今年

春。既三載。以績奏。又進公上大夫。錫以誥。官其

上兩世。如三載。蔭其一人。是冬。復改南京刑部

侍郎。俟代。學顏謂公有四難於此。凡總憲重臣

建節於上。下有臬司憲使。為之糾察。匡衛。部大

夫。部吏。為之分布。宰制。郡縣官。屬為之趨走。總

憲。不過發令持議。宣達文告。仰責成事於下。下

又次關說於上。率務牽制。往返費日。時公居濟三年。周覽親事河上者。幾什三四。持大於細。圖難於易。蒙冒霜露。櫛沐風雨。棲食水溼。震撼之區。省工考成。有官屬下所弗堪者。而終始無厭倦色。義不自稱伐。是謂一難。公羊氏曰。大夫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為之可也。唯恒情憚勞。苟可自諉。即縮手遠謝。往者歲屬不登。饑民稍有氣力。能須自存者。輒結百什攘竊。圍奪奸宄。倡亂所在。蜂起他人。值此不曰吾天子大

臣不可以吏事辱。則曰吾受命治河。不聞治饑盜。公曰。是不可緩緩難制也。且無使民以罪死。即飾吏勵兵。出計縛大盜數十。渙其餘從。而附戢其能自存者。由是饑且僵者比屋。終無與為倡。而不敢言亂。唯濟為公開府之地。境內外宴然。如歲未侵時。當是時。河南賊擬東奔。東人陰受賊約束。尅日與合。止限一水。然賊卒不能東。東方人亦旋就撲滅。伊誰力也。是謂二難。凡大臣居崇厚。視民益遼絕嚴重。至臨變或及民。率

鮮實務。公不大聲色。人人得自近。市里安造。始
若不知有一大臣在濟者。既而攘奪倡亂。需公
而定。又若人人家置一公者。今士民衍衍。賓旅
如歸。幾忘其自矣。是謂三難。自來河數為漕患。
言事者或謂漕終難恃。宜東鑿通海廢渠。以達
江南。公卿不能難也。下其議。東省臺院使者走
海上。集諸方面羣寮議曰。漕今通利無礙塞矣。
柰何勤民於海。論奏罷之。向非公殫心力。襄功
河上。諸需必不以時至。責讓恐迫。人人慮委咎。
誰敢持不便之議者。海役既興。即漕復利。又誰
能論奏罷其事者。天下事如此者不少也。勢立
於此。機息於彼。是謂四難。於是公代且行。州守
帥師生詣學顏。謂宜為百姓宣所欲言。唯公直
道在諫垣。名實流於藩臬。文行功猷。他日垂耀
史冊無疑。姑聊著其在濟大都如此。

胡里胡氏本支族譜序

稱本支族譜者。別本支前乎此者之冒也。稱胡
里胡氏者。別所自出也。胡自唐憲宗朝以遡有

虞氏之陳蓋不可代紀而胡里之傳為最著五
峯先生譜其先之系也祖有虞氏之陳以迄其
時暨 皇明重脩亦皆因之蓋不可世紀而本
支之冒者承其前且其推前務遠稱引務廣編
摩間出已意而子孫之存識者顧又病之是以
有斯譜之作斯譜則斷自君瑞公而下迄今十
有六世子孫登其中者二千七百餘人君瑞五
世祖曰延臻公延臻父曰昌翼公以上咸無譜
禮有無宗而莫之宗此類是已聞之曰昌翼蓋
有唐宗裔云今其子孫皆能言之而終冒胡者
世代䟽渺莫可按據聞以傳聞者耶又曰唐某
宗時子孫嘗迄復姓矣有詔弗許遂用因循久
益莫可置辯焉信斯言也則斯譜益不可以不
作今其作者不言冒胡而實不祖胡但言本支
者而因支以別本在胡則支在李則本也而君
瑞君以上亦足以為三老後有識哉仁術乎昔
先王茂德惇睦原本逮末聯異以為同猶恐或
失之而曰必別者誠以親親之道絜而弗殊

毋濱以淆也。矧圖謀之係彰前信後而牽合附會信其所疑後將安做焉。夫水萬委一源是其源焉。奚嫌於萬非其源能離之不能合也。而曷可牽也。淮之出桐栢也。南焉而達之海而不相涉也。濟之交河也。或伏焉或見焉。當其伏則奚名曰河矣。當其見則奚名曰濟矣。夫濟與河易淆而且猶不相冒也。唯是淮衛之不相涉也。而可冒與曰然則奚不遂李之也。曰因革非細故矣。襲之千年而一朝易人誰則從。君子患沒其實實祖李矣。而名襲焉勿恤也。不曰天子因生以賜姓乎。乃其詔之弗許也。固賜之矣。斯譜也。吾得其說於海陽大夫云。

鄭翁六十序

望雲先生承家世德。緝學澡身。以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司馬郎中。出典畿輔重郡。自釋褐以至拂衣。蓋十有八年。而位不酬其志。施不究其積。先生杜門務嘿。一語不及世事。過從二三故人。杯酒更進。醇漓不辭。醉而大噓。岸幘搔首。以為

常其胷中瑰瑋之奇。足以睥睨物表。軒輊古今。蹙然不爽其鑑。人無得而發之。而亦無復識之者。濟故薄俗。數見凌轢。先生氣益和。色益澤。舉止之節。一不為動。夫不以燥濕而易其弦徽者。名世之珎也。不以錙兩而易其輕重者。鎮國之器也。名世之珎。百年曠覩。鎮國之器。閱世不移。彼其飽風雨。耐霜霰。歷時代者。不知幾許矣。豈與夫繁哇較其音嚮。葭莩爭其低昂者哉。此固先王所自為壽。雖造物亦不得而羸縮其紀者。

也。今年丙寅九月八日。先生年六十矣。諸大夫門人暨其子八人者。相率而問壽於東鄙之人。曰。先生之壽。未有涯也。是未可以壽之也。乃其子八人者。則固欲壽之。曰。諸言壽者。壽以其儀者也。或其舉之。或其已之可矣。吾儕之壽。壽以其情者也。情不可一日已。夫古之人不曰愛日者哉。東鄙之人曰。若之言情是矣。然奚以致其情。乃八人者。又相率而謀之。曰。吾儕髮膚體質。則大人遺之也。誠無所愛。然非可以有獻於大。

人珎錯綺縠則大人有之。豐德隆譽則大人荷之。吾誠無以有禪於大人者。則安所而稱吾情。吾聞仁者言。智者擇。其愛至者其祝厚。其怵深者其節和。文以致祝。祝以達情。可乎。天保之祝其君也。曰山曰岡曰陵曰松栢曰南山。夫所忠莫踰君。所愛莫踰親。夫忠與愛奚有擇矣。又奚有窮矣。於是道某祝岱。岱大也。魯邦所瞻。澤及六合。大孰大焉。道某祝海。夫海廣而能下。為天下母。無有始終。以壽我父。道某祝喬松。夫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有如大人之節焉。道某祝大椿。大椿以八百歲為春秋。蓋列禦寇之言。然椿於衆植獨為永年。又椿父喻也。道某祝白鹿。鹿千齡而始白。亦曰百祿云。道某祝黃鵠。夫黃鵠負勁翮。乘厚風。一翫千里而遊無窮。道某最幼。祝錢鏗焉。鏗任商有位矣。而體和履素。吐納保度。夫山澤之癯。務延養者。抱枯而守寂。鍾鼎之腴。養聲利者。窮珎而炫麗。不癯不腴。與鏗為徒。大人以之。八人者。或稱歌。或述志。大要祝其

大人者永錫難老如所引喻者如此東鄙之人
擊節而善之曰夫天保之祝其君也非真能山
阜岡陵松柏南山其君也忠之極也非是無以
致其忠即使其君如山阜岡陵松柏南山猶謂
未至焉爾諸子之祝其親也非親能海岱喬松
大椿白鹿黃鵠錢鏗其親也愛之極也非是無
以致其愛即使其親如海岱喬松大椿白鹿黃
鵠錢鏗猶謂未至焉爾故曰忠與愛奚有窮矣
是以言偉而非誕事奇而不詭與雅偕傳可也
已而東鄙之人暨諸大夫門人亦相與謀所為
壽者諸大夫曰吾將壽其七袞耳門人曰吾將
壽其耄東鄙之人亦曰吾將壽其悼壽其大耄
蓋祝以不祝

袁良醫序

從弟子儒邁疾若反胃者浹旬不下粒米余趣
往省之頭岑岑氣息殆不能屬飲之水不踰畧
輒吐出同氣之人環視而泣謂無復可為者矣
有袁君者以醫事諸貴游得冠帶華於里中或

謂子儒曷迎袁君。於是君至。問僅數語。投藥一劑。覺中結欲釋焉。再投再効。不數日而子儒強食起走。謝諸侯疾者矣。子儒之門人某輩。咸神其事。謁予言為袁君重。然子不能為袁君重也。而顧深有愴焉。比者吾弟子魯病癰。朞月而變。作彼其袁君不在耶。蓋子魯能讀諸醫經。深解雄辯。諸醫至。輒奉手唯所指。設得袁君。亦不能用。子儒平日口不讀素難。手不弄刀圭。有病一委於醫。而功歸於醫。命完其體。二者其工拙有間。於得失亦甚較矣。故與其巧也。寧拙。予又聞之。世人病反胃無起者。起亦不若是捷。子儒蓋遭事拂鬱其中。而妻孥之間。決之既不得。遂已之。又不能忍。故至此。此得之性情失和者也。及其解也。當亦有性情適其和者。而良劑會焉。金之鑠於冶也。投之以水。則躍然鳴。何者。激其外也。冰之欲春也。不俟日而冥然化焉。何者。融其內也。此醫所以神其技也。子儒博聞強立。無堅不攻。其於斯義也。思過半矣。慎之自愛。幸毋徒

為倉扁氏煤聲可也

大司空鎮山朱公還朝序

皇上嗣大曆服首用登崇耆舊與之朝夕共治暨海內之材伏在幽逖淪廢者咸用器使庶位以充惟時鎮山先生朱公方膺 先皇帝簡命視工河上河務孔亟績垂什九矣而羣見互異持新舊說搖之至今鈞樞在位者不敢一決於衷以報成事是為隆慶元年其秋歲運率由新漕北輸大倉而盈數視往歲一同今年秋歲運

新陽城先生集

十六卷

十二

復盡輸一視元年而事省務集舳艫相銜千里赴期舟人興歌潛卒嬉卧蓋往歲未有焉乃督臣具以狀上大要議歸江淮而効不及漕豈以大臣為國家興建有所利益其常事不足較功能耶抑亦有說也公既息徒休旅冥坐府中無事因杜門謝賓客疏請病免 詔不許未幾召還工部公復懇疏辭復 詔慰答之益優以溫於是乎公乃不得遂其高矣夫以士遭 聖作之運而立清明無諱之朝揖讓三五之塗即幽

逃淪廢猶相援而進恐後時矧宿德如公利器
遠馭智畧輻湊如公勛業峻茂如公而不朝夕
帷幄以與元老可否大政施被當世誰能忍公
於是知公結珮而就列可刻期矣僕嘗私臆
謂士患無所操植信贈矣又患其不通材古今
大都也操植者足以守經而勵俗而常患其自
扼於銜轡之間不如道材言禮則規旋言義則
矩應其自握常虛而其酬物常有餘公平生結
髮立於朝以至今日游歷艱重而刃若新發於

斲數處膏膩而身無釐毫之染彼時何時有竊
國柄者矣眈之則誰不淪胥而公曾無若濡之
嫌拂之則誰不茹荼而公曾無及膚之剝其二
天官也屬冢宰公上直日多視部事日少部事
無大小一裁於公既仇公口瑕疵之而終不能
有加於公此其操植變化今世論材者所品隲
於公與公所自鑒甚明固不俟匹夫之言而後
定也顧鄙人家世近潛習聞河上之務時又廢
估墟里有人自工所來者數相過語且得公治

河狀甚悉墟里有人曰公自蒞工所蓋三離寒暑云廬栖單外服食於蒸濕振撼之區祇隸所不能堪而未嘗有辛苦言鉅役繁興胥靡襍處休作中程踐更不爽又時調適慰籍之人人出不意皆自以為公親已用能以一御萬如一寒而有重裘之溫暑而有突厦之蔭怨讟不作相忘於勞卒就大利益貽賴永永以與陳平江宋尚書名字後先相照於鍾鼎旂旒之間謂淺鮮哉司空在昔秩三公今列在六官夫率屬而治各有攸局職序之常耳若乃抒難匡時結忠而致主則大臣之義均焉職序非能囿也如以職序而已是象刑之外舉無所矢其謨敷奠之餘禹無拜昌言可也 皇上憑虛而言遲公公且至矣即有論思宜如何置語今方內義安最稱太平而兵氣銷奩物力耗困文武之吏動不稱使公稟全材其於禹皋所陳知人之畧明試而敷奏之宜必有仰當 聖心厭塞物願者此不惟鄙人之言亦三司諸君子所為欲言之公而

屬之鄙人者意殆若此矣

儀封葛尹序

都御史方公治河之明年遷大理卿去屆行則
疏其屬之材有裨河政者列狀 奏御如例若
曰臣奉使總河務值河決壞郡邑郡邑吏不職
者坐視其殺人臣一一按治無貸儀封今葛某
克備先事邑以無恐臣嘗廉其人有遠志才適
於用知而舉之臣職實然於是 天子下之銓
有注記焉儀封丞清源劉君引鄉誼寓書學顏

新兩城先生集

七卷

十五

走使索言且曰葛子生儀封人儀封幸葛子之
見知於上也亦願有以效於葛子顏惟士之仕
也非其志不得行之難而獲乎上之難非獲上
之難獲上而無以塞於民之難若葛子者任未
及久也迺藩臬長貳及臺史若 天子之大夫
往監於中州者無不嘉嘆其治者而甄異之葛
子有一建白諸官長咸亟亟稱善也用一材幹
諸官長曰是若人耶得之矣去一敝政釐一類
俗諸官長曰尹以為宜去且釐無尹撓也如是

葛子其獲上也必矣乃葛子令於民民趨斷於
民民服施於民民德無煩苛尹也而容豫之弗
要納尹也而憚信之恐恐乎其不得終為儀封
也夫上結其知下固其衷葛子之志其有不得
行者蓋其鮮哉然吾竊疑夫今之仕者其獲上
也文中之爾而得下也權使之爾夫釋誠言文
文鮮不敗也遠道言權權鮮不謬也而仕者方
自以為皦然足以程世是其志將以民為博以
上為梟封已養譽日不足也故吾論世不於其

民之驩虞也而於其政之實也果足以澤人不
耶不與其上之獲也而於其獲之當果易事難
悅意念一無所可動不耶吾自涉世閱人若右
執符而左驗之率用是得什九焉往公年方少
治華亭華亭最難均公為政數條一切宜之至
今後公者由其道則理不由則亂既以御史按
東省丞貳棘寺澹泊無欲人亦莫得而干也吾
故於葛子之受知於公也足以知葛子也抑人
有言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人視朋友夫

君子予未識之今宮詹南野歐陽公世所謂大
賢也葛子則受業門人者公數以母自欺教之
則葛子之獲上得下也信非釋誠言文違道言
權者其贈葛子言也曰子無求言於人求行之
於身而已矣今觀世人贈言大率頌而無規予
言盈千百未嘗一假溢於葛子雖然以葛子之
才且賢用未什一固將琬琰所有思以自獻於
清時雖師保必不以一能令自盡也而况乎毅
然師保日臨之耶

楊氏家傳錄序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七

士平居大率厭薄學官至以相唁或寧忍志於
丞尉羈縻之守而不屑於俎豆咕畢之事故是
官在職多擲揄於輕少又不能去亦卒無如之
何濟學正楊君則禮貌都雅音吐中律外脩厥
職而中實亨於所寓上官咸嘉其器士訢訢服
之在官數歲無一間語唯恐不得終為之師也
此何以得於人哉君一日刻其家世之所蓄

誥勅銘誌介於予曰其慕子文謹以序請予高

君之誼又得一閱其錄則遽嘆曰嗟楊君吾固謂賢也有以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君即不自失其家世而士亦罕有知者然丹飜沃澤之乘輝輝不可竟匿固如是耶乃為序曰夫先無所建固無以濬其源而流委或竭後無所承亦無以布其枝條而旣其華實之用凡先人之情莫不願紹適拓迹於其後上者昌其業次者恢其志又次則亦隕其封植下此式微中替或至以顛隳汙蔑仰建其上皆係諸其子孫賢不

賢非盡必於名爵之崇否也故元凱茂宗於世濟藏孫緝美於公族畢萬之後必大趙武得政於潛育卻缺佐軍於冀耨如以其名爵而已是西山之義以采薇蒙詬泝敖之嗣非優孟無由錄也則欒氏不償於曲沃羊舌不餒於越櫟矣楊君信卑卑無所表見於世以吾考其前文及質其所行事殆若天猶有屬於楊氏者天人之際吾所不能窺其善淫予奪之義運乎無朕而揭乎日月常溢於數裔非可誣也往者少司馬

公位不酬業業不酬志以貽厥子舉於鄉者二人矣而一以天一立朝未幾抗疏逝焉貽厥孫孫又一再命而止迄今未有達者然由前以等於後其光若愈傳而愈微由今以溯於前其實則愈微而愈厚是天人之徵當在楊君不在楊君則在其子孫矣何以知之曰今世烏有三世祿宦而子若孫家無贏貲者又烏有少司馬之孫而不免於謀食而仕者然則何用知其不在楊君也曰君栖服下位有達人之度既不受人間遺乃又哀其薪粲思有以潤飾其先哲是先人之令子孫也神明篤之矣或曰君有子甚秀發當拓迹者其在斯與

贈吉泉先生入朝詩序

聖王馭統十有九祀皇輿載績九叙惟歌懸衡揆世結羅構俊空谷輟白駒之歎在庭偉振鷺之儀咸賓槩乎遠邇朝宗應諸江漢迺辛丑乙月帝將握樞明堂輯瑞方嶽遠稽近紹則虞庭有幽明之典循名核實漢道右殿最之令威

世大舉固亦邁焉於是南陽孫公率所部郡邑
長吏以朝制也消日戒御驪駕且發同官諸君
義有贈言以顏執事下僚當操觚屬詞於後顏
竊惟賢牧分陝惠風久而溢流良吏共治二千
表其獨治民命國氣實維司之故有賜帛旌集
鳳之祥詔銘紀金笥之綬亦有被徵潁川受策
殿中固以加意元元敦固邦本願治之主何莫
由斯恭惟太守孫公紫宮瑰寶清廟重質晉石
厲其介操苾泉揚其芳波入平肺石何刑不祥
則釋之之無冤也出縮龜組無人不懷則召杜
之父母也澤旣覃於在宥令必誠於前禽到郡
數月活者千人至誠動神兆於六夢煮粥續如
綫之生平反多骨肉之感春雉馴郊秋螾散畛
五袴騰歌叔度之來何暮兩岐徵瑞張君之樂
可支至其柔不茹剛不吐無知名無勇功希聲
山甫比迹元凱其殆庶焉夫迷職錫度大典攸
隆庸勳旌泚喆王所尚若乃股肱見召露冕
示榮大則卿丞之拜其次車服之彰以公之賢

其臻茲典固其所也方將益廣六條日登九最
宏振朝綱策勲銓鼎結雙綉以陟峻階飛六綏
而遊廣路漸翼雲達垂光虹霓幽遐仰流前脩
齊矩以今視昔可以明矣

大封靜隱陳翁壽八十序

序曰漢人言命盖有三品然函和保度壽命上
矣後世說頗異究何也夫脩短數也予奪天也
積致人也數壽之紀也天造其命人演其盈景
山之栢鬱鬱也歷霜霰而不改柯易葉胎息之

新兩城先生集

十六卷

五

禽千齡而丹萬齡而玄化垂月計蟪蛄時計朝
菌日計是孰予奪之也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是道引之士養形
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為也夫人湛寂寡嗜欲
罕營慮者壽好生不忍者壽適志當偃仰自信
者壽是壽有以演之是積致者人耶然均壽也
有宜不宜故有以造乎天而人者無當有以致
人而天者禁之故有非有而居焉曰罔矯曰竊
困曰累云且夫生息也者相軋者也延促丁之

夫自聖賢貴祿不自解免焉則幸而盈其天齡也者非辯智之期與又其有宜不宜斯得其壽者豈不難乎予充郡貳守鄭大夫告我曰君亦知夫楚有靜隱翁者乎翁少而循齊少長則盡讀古書有資畧矣益壯始遊吳越間長名勝駁駁有聲譽然韜匿弗自見也無何厥子朗溪公始以進士起家歷官刑曹郎中拜兗州牧翁三獲封皆曠蕩竒典焉今年壽八袞矣携金紵紫迎養治所凡人生所愿吉祥善事之會可不謂

新兩城先生集

卷六

二十二

再至者哉茲九月十七實維懸弧之辰某將醪寮案衣樂繪圖壽焉某蓋聞之君子表善以揭義則攄衷以脩詞夫無文弗遠子其母讓矣某再拜辭不獲乃颺言曰古人有言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人視其朋友夫翁予未覲之以大夫言蓋髣髴云且以予觀朗溪者觀翁予知翁審矣雖然以翁之賢知雖非有朗溪者振鱗騰譽之不失為燦燦令人也矧其隱不違君移忠於國璞發礦鍊不掩瑜彩可謂非罔抱真

履一躡氣凝和不撓不拂可謂不竊鹿輪朱穀
服其命服備物頤神是幽人之貞而達者所至
榮可謂不累吾聞不罔者其生直不竊者其生
坦不累者其生遂是厚乎天而裕諸人者也翁
也如是壽胡弗宜矣

孫太夫人壽八十序

太母夫人軼度甲子以茲辛丑壽八十紀葆光
履泰於焉久視勿替永畀蕃祉乃歷莫計惟是
始爾乃陽月莫四生嘉風鬯協氣蒸婺辰曜祥

新兩城先生集

卷之十

二十三

壽域肇闢時厥冢器吉泉先生方綰珪組守南
陽南陽自貴公巨室以逮細民沐德飲義咸賴
以壽先生者壽母懷衷結悃跂足鼓喙而不得
一抒者不可勝紀也客有稱者曰夫蘭蔭並芳
非風莫揚其烈琳石在御非扣莫演其章故玄
黃為貴不如昌言玉卮非寶兩貴析理今諸子
敷文則質華呈實摛藻則雲漢易采放論則洪
流增澤曷達厥旨以臻斯極於時兼山王子心
齋胡子南泉劉子皆僚佐義不可後再拜稱觴

致詞於前蕪山子曰南山有喬栢維檜矣亭亭
冬榮歲聿邁矣秘租神苓緩我頽齡龜斯鶴斯
是以為朋心齋子曰雲之觸石亦既油油不能
崇朝滋液滂流迄用歲正氓以慰止庸以報之
詵詵孫子南泉子曰其祝維何千石是祿其儀
孔嘉珠翹翠第鳴金鏘玉童顏丹渥順豫以式
裕爾戩穀於是顏揖而進曰旨哉旨哉比物寓
類風人之緒也屬詞繹義博辯以喻風人哉且
夫南山有喬其上則颺霰之所激盪潤澤之所
膏沐也其下則靈石瑰瑋據其左湯谷汨汨涌
乎其右也偃仰桔槔條達扶踈所性不戕是安
終始者耶夫泰山之雲其源深也崇朝而雨其
用裕也夫先生之有善母之善也故發具鈎而
憶區冶之辛也撫琮璜而思荆璞之精也夫善
莫善于兼濟如是則元吉有慶何疑乎若夫養
豫者自信自信者神適神適者氣泰不凝於物
乃遊於天敗敗穆穆無極為徒失養備者罔不
豫矣豫不自伸且適以泰矣劉子之謂養備也

夫故曰三子之言皆天下之至壽焉詩曰瑟彼五瓚黃流在中愷悌君子福祿攸同此之謂也
贈豐山孫先生轉河藩左使序

初公以按察使蒞河省也既抵政則攝柄總維展采錯畫披袂妬流關說媒託俾廢格而不行豪右罔雜褻魂而賁息決大獄數十人心厭服期月之間七郡凜凜若風之被物物無不委焉雁拂焉靡則又鮮不怕焉得之矣而天子嘉其竅擢為右使藩視臬也相埒者也右使視左

新兩成先生集

七卷

十五

又不相軒輊乃其專則右弗左若也以故人曰公為右使益涉峻階而實解憲擢公曰鉗且大丙氏之御也舍銜轡鞭策而不用而車若馬罔弗應之也是御之至者也今人知御者之不能釋銜轡鞭策而不知御之道固拙於銜轡鞭策外也且國家張官置職章軌著明秩度咸布織巨鰲然何所非憲率而導之權又誰禦也于是即日往事事濶固多務大則會計次則簿移計信諸瑣屑公一而舉碩畫幽摘露發統輯其

大而綜核其細章程有則期會有時法微有式
朝夕發曹務無滯人無隱匿雖奸胥玩史首
鼠狙伺而不敢一竊發者誠有以制之也乃今
則左使矣而牽制弗專者今且專罔牽制矣其
所統輯綜核又率總挈而要束之其所建置刑
剔殆不又有大焉者乎或曰斯固當宁所以
重公也重公以重河省也屬者晉鄙不靖河以
外內趙魏之墟寒心者屢矣而河省者又畿輔
右臂而齊魯之內屏也固有重於斯者乎比歲

不登重有以大役任罷者未蘇喘者未定息耗
之數未之有稽也邇以疆場之事戎馬葛糧外
徃內給層見駢出一餅十挈矣將猶廓革廓則
廓矣裂可立形今之事勢又有迫甚於此者否
乎且夫王者安內以攘外先本實而後枝葉今
之聖明誠欲加意疆場必顧念函夏矣欲固
腹心宜先河省矣欲必為河省擇置主守之臣
則舍公又奚以矣故曰重公以重河省者此也
雖然以河省借公耳公以河省得專也夫公剛

大以為氣弘廓以為才卓犖以為識不吐不茹
無激無靡用是邁往勵振肅於執法則忠佞判
矣彰黜陟於銓宰國楨植矣調璣衡於秉軸氣
倏若矣厚積遠施用無不可者語曰日中必昃
操刀必割夫君子負奇抱異誠宜乘時措用也
今日大計方需公矣於是藩臬諸公以是質於
公曰嗟諸君子重予過哉雖然命我矣故書

孟中丞序

去年公以山西右布政使遷左使凡七閱月為
冬十二月天子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予

齋兩城先生集

七卷

二十七

璽書即其地拊循之而三關者屬提督焉山西
在往時習先朝威震中國氣象廣大殘虜庶孽
未滋邊鄙少事將吏不怯敵氓隸不憚金革鹽
貨泉貝通利無礙塞資用饒裕耗乏路鮮以故
脩才高蹕之士展其所欲為士大夫斤斤飾約
友朋相告最即功敗有聞亦不肯眩名實以售
一時之為本兵持衡主議斷人功敗於軍前事
符合不舛即有眩則言者四起事端竟不能匿

人固無用眩為也頃者虜醜類蕃其邊民為奸利日夜教虜候中利害處辛丑壬寅間至乃飲馬汾陽嚮庭戶之內賴 皇上大化神明驅逐出塞然虜既內窺遭創也淺始有輕三關意山西軍餉往者舊軍食於本地之輸新增召募班軍仰於內請今內發不能什三而省輸又多負數也夫山西云者謂界太行而西以為國也其土固半山石雜斥鹵包澗壑原隰林莽矣而又西帶河北阻雲中也良田美疇其有幾何乃其

歲徵殆二百萬計則民得自食者又幾何此皆大難間歲亢潦迭作困廩空虛杼軸不繼塞卒枕戈而卧愁居懾處不實其腹宗人坐食溢於額外不盈其算大吏既息士有怨讟督過之且不受况以出死力折強胡能哉此愈益大難非但恒衆人唯智者亦謂難矣然竊睹公有不然者公今蒞事纔三月而威立澤流令行若馳議諫之士竭兵忠言刻削之吏滌其往詬事省文約功能輻輳此豈有窺瞰之精糾結之勞也風

行焉耳故小臣言力中臣言材大臣言風各有攸程不相能也夫風拂之而物靡焉被之而油油焉不尸其功不示其用唯大臣能之故用天下而有餘假令智效一官行効一節長於寸短於尺通於規不達於矩此以天下用而不足柰何其能風也公為左使時僕承乏右使凡所務持大體與公同政固已竊誦公言服公行矣公凡所務持大體辯職秩不喜屬官條議便宜競齒牙尤疾惡妨民之吏謂察車自輪始察吏自

民始吏不宜民雖百言百不聽不罷去不已故比來不創一制不生一議日剝月剝法令積弊不便於上下者蠲除之殆盡裁諸冗費汰疲卒之濫瘦者而厚養列伍之人戒諸將愛護馬力而謹稍秣之節而又秉忠赤抱直氣不為小禮以自煩風我庶僚庶僚穆然肅然吏治丞計日起矣夫吏義則民輯和民輯和則民農盡力物能阜通如是而內地不實不可得也疲濫去則材勁者來厚養士則材勁者思為死冗費裁則

實用以徵如是而堡若不繕游徼不厲戰守不力不可得也此智者所為難而公易易者也公自居陝迨今凡三詣治所舉單車行而自處冲焉無所營慮或間屬詩文詩獨取二張焉謂寄興遠摛情真三代而下最有風者無如二張也今觀公所著諸集誠然察之政又誠然則公之風信無愧古大臣者將以風於天下亦如風於山西之易固不與智者爭事眩者爭巧而名流天壤矣

裴中丞序

夫以全陝地橫亘數千里八郡置鉅鎮環屏於外提以上邊都御史而佩印稱將軍者四人建督府以制之遣御史二人以按之猶謂其難乃撫以一都御史豈不益甚難哉文武將吏賢不肖廢置取決主客士馬金穀芻糗取盈宗藩食貨取給雨暘災祲辛酸燥濕取調公儲發貯贏縮關其消息徭賦均輸資其平準疆場利害預其休咎信非法徵期會刻急操切所能一一辦

也往見此中人有言某撫臺某撫臺某有善有不善某兢兢不遑寢食以有為也夫必有為而後事功可占也而鄙心固陋疑之夫 聖朝法制綜微而括遠在內則謨謀諷議之士章章縷縷不能出其域表其外則宣猷樹業之臣舉其槩則足以名賢大夫何者彼其綜微故雖曲盡而或遺其括遠故雖畢力而難任也彼所謂賢大夫者亦惟守其畫一者與時宜之非有超犖蹈厲自外於法制而一策其足者也且曹蕭非治秦者哉亦曰清靜寧一民蒙其力焉爾今秦視他方不侔不可以有為為之也明矣醉而寤者俟其欲寤而一振之足矣荷擔百里而馳幸一息肩為快而責寡讓矣何至是哉夫章程期會刻急操切者可覩識也朝繫一官焉暮摘一吏焉不踰晷而責數事顧其屬有振矜之色焉若此者即得情亦羣材所能辦細器爾非所語於治之大也理大者不煩察微者不周人處日月光下燭鑑毛髮舍其明不用顧獨於暗處偵

人自謂神奇之矣若黃霸詰長亭攫肉之事此何益於理庸知霸相業不稱正坐此乎故知治之大者社稷器也先是嘉靖四十年公以陝西按察使擢河南布政右使行未抵關有使者奉簡命公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公返旆蒞開府僕與三司諸僚咸祇謁受約束退而相慶焉循往例宜有言為公贈而方祇役塲屋未幾入覲道病還卧里中乃以踰年冬入關復謁焉退而相慶如昨居有間竊窺公政已成

其務愈簡其民愈德其攝愈要其下愈戢官恪於職吏治於曹境內外帖然毋敢以譁嚮所為欲誦言於公者乃公固已臻其理矣口遂遂無以道也復憶公昔以名御史按兩浙兩浙稱大治唯不為鈎距鷙搏以自炫且曰一節動百枝搖立殺以明威非人臣也已而提學山東最得士心至今十餘年士所擢拔登用無不出門下者其為憲使時亦不設智數而以嚴見憚今在撫臺則務持大體長享古道不寵用順風承意

之吏而神蘊洞朗事至釐然於國計民隱必
從久遠慮慮定則行亦不得置一語撓之今
主上思用老成而臺省方虛席待公公往必以
其已試有成者又措之天下天下蒙力焉非淺
鮮也故器患弗大不患弗利九鼎大呂所
在國重寧與夫錐刀者較利鈍哉錐刀者一錢可易
而九鼎大呂不數見也於是二司者復相慶而
俾僕屬之詞進焉

重脩石佛閣序

靳兩城先生集

十一卷

三十三

老氏自其教著於世後之為其言者燦於繁星
浩乎川海而微析乎芒毫要之其旨所實無為
但一言有為則非其旨矣其言曰以正治國以
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且無事而况於
治治天下且無事而况於自奉其身宜乎其都
碧虛爾其室清冷爾其動息冲漠爾其往來上
下有無希夷之間爾為之徒者索之有無而不
可得也宜思遵用其道求所謂若縣若存之術
逍遙乎無窮之門冥冥乎太始之宅其下則宜

岩息而泉飲草木其食以從事乎專氣致柔毋
勞毋搖之說此其超然也夫不思遵用其道而
徒張其教崇麗其居處皆其教所不得為者而
於以棲其體貌游其真靈功罪其司柄而曰以
裨聖人之治吾惑焉其徒之言曰夫人之有善
司功者紀之有賞有不善司罪者紀之有責華
之以秩祿威之以雷霆其應如響也由是而夫
人之眩其說者有一善則揭然以自表恐其不
見知也有不善則曲文以求媚惴乎恐其即發
而責之也嗚呼此又其教之所不屑言而不意
其無為之旨至於多事如此而其徒方賴是以
憑藉其居處衣食其業殆徧天下毋能廢焉何
也蓋聖人之治亦無為也先德而後禮禮衰而
政政失而刑刑而有不懲有不及焉窮矣窮而
有不究不得不約之以鬼神故易著自天祐之
以證善祥傳有神明殛之以懲不惠即其書亦
已嘗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人有善而不食
其報與不善而逃其責者人必仰而呼曰天乎

天乎。天何見哉。由是而貌之以玉顏。服之以圭
袞。列之以部曹。以張其教矣。彼欲張其教。不得
不振其司柄。振其司柄。不得不崇麗其居處。使
夫人之遲其報者。瞻依之。踟躕之。而希冀乎其
中。曰。庶有答我也。而善益力。逃其責也。曲媚之
紛若之。肅然有惕於其念。曰。幸我宥。毋敢再也。
而悔益深。此固非聖人之治之所及。使夫聖人
之治。至於繼刑而不窮者。則有在於此。謂之曰
有禪可矣。雖然。以其所不屑言者。猶足禪於治。
則其所謂精微者。可從識矣。此亦足以見其大
也。吾儒或言天。或言上帝。亦猶其徒曰。玉皇云
爾。濟寧石佛閣瀕河觀。曰。玄帝廟。不詳肇自何
年。至正二年。曾一脩之。迨我 敬皇帝之十三
年。遣監臣齎金增建玉皇閣。其後歲久剝圯。不
稱伊始。去年道士吳存禮募工復脩。傑然表鉅
觀焉。而一方之有求者。相率而造。將亦有如吾
所云者矣。存禮齎石祈言為紀。其績予嘉其秉
忠而能迄於有成。因書此貽之。存禮學老氏者。

不暇扣其所蘊要之其言不外乎其張者

園志前序

己未冬予始投劾乞罷不報至於甲子中經六年
疏又幾上始有旨許作缺養病里中六年
之中予在事者二十踰月其餘月則行役及里
中待報時也時則謝絕賓交惟侍家君之暇一
涉園中而已予既物外人矣又心境俱寂耶夫
物我一也我不能離物必離物以求寂斯心境
供寂耶夫物我一也我不能離物俱囂而無寂

時唯夫物有撓於我者我順而弗逆物有適於
我者我與之適而同其趣既適矣益忘其所為
適既以忘物又以忘我雖日與物適而若無一
物者乃可言物外人也夫吾力不及此而為此
言者以吾心乎方內與身乎方內而心方之外
者二者其與天機深淺有間矣且吾所為適於
園者以園所有草木水石魚鳥以為物而風雨
烟月以為態此皆無向背依違於我而我亦無
喜怒將迎於彼是以欣然值之而適也故無得

宣之乎斯言

園志後序

園吾所適固矣及考其歲月自己未來往返秦
晉間歸時間一涉之唯壬戌之秋至甲子歲前
兩歲始常居其中林之趣吾得而適焉方自以
為心境俱寂若將終身可不興一波者已自鳴
而序其前矣吾今而後乃知言向者言之易易
也嗟乎行年五十五而始知五十之非他非類
此者不知也即知之不既晚與志園志爾而篇
中所附數者正以志吾甲子後至丁卯前者遭
值若此其視甲子春以前順逆又霄壤矣此數
事者吾於所遭值百分中摘一分焉每事吾特
隱括其槩輒費詞若此其視對其人事其事繁
省又倍蓰矣而况又百於此也若乃春吾哭吾
弟之如禮甫峻事焉其秋七月先大夫病自七
月至乙丑之二月夜未嘗不三更候也冬嚴寒
足盡創又咳嗽跣天踏地不知身所措何所與

諸瑣瑣應答調視之節皆人子職宜然難可論

適不適者故不附諸志而唯以數事附誠有見
於人生清福之難三嘆羨而不置焉吾即糲食
敝衣卑處誠甘之忘之而廩有餘粟篋有餘布
居有廣堂頤於閑窳之適而不獲終歲保焉以
此易彼而不能也豈不謂難哉今年丁卯五月
服闋屬吾老友江君棄官至自秦予乃得與日
園居吾啜脫粟飯江君亦脫粟飯吾飲水江君
亦飲水江君曰留吾亦留吾曰去江君乃去至
互衣履亾形骸而皆不顧其家之急若相戀而
不能舍也非相戀也戀於適也時園菊茂秀盈
畝吾與江君踞坐石上江君顧予曰不清福乎
吾揺手曰勿妄言折福矣於是撫而為序

濟英錄序

士所用於世非徒以其文也由世以文知乎士
則士以文應之時之制使然爾制文在 國朝
蓋數變焉往時言文者病在根理則緩腐而窒
擄藻則纖艷而俳泥主見則膠固而絆經牽比
合則煩複而寡味乃今埤非不根也而警辭秀

發藻非不摘也而興趣妙吐主見非不一也而詭細之謬黜比合非不牽也而疊屋之誚絕斯其所為善變者哉由今之制無變今之文雖百世可知已然其變蓋每先南而後北今南文溢出克滿商肆本之師承專習家世漸靡北人則家自成風人自立局得南文之清潤而勁辭不枯得南文之柔澹而直氣不厲若乃各得其性能咸出其天巧則臻極入微其成功一也夫文汨没於習見者不出其天巧者也天巧不出者其性能未見者也故文必得其性能之良然後造化在于神明煥發陶冶立而物象著機鋒圓而妙應捷矣慎庵達先生治水於濟濟諸生聞始至爭詣受學先生胥誨之再閱歲諸生躍然謂得師晚也先生每命題命諸生文而一一評判其次第繩削色澤之既乃彙其什一刻而遺諸同遊者人一帙焉猶無倦意也先生以文雄英歲擢俊科盡友輦轂冠冕四方之士而篤行勞謙嗜義如渴諸生師之誠非以其文已矣又

聞諸生始往師先生時輒相戒曰敢有非問學而私言先生所者罰金若干衆必面折之乃諸生迄卒業竟無一人肯以私言先生所者執是則諸生異日往應於世又非徒以其文何者非先生力也

舉業正學序

予弟學程者業舉子業既工且閑矣乃彙其所嘗誦法已獲者為編請予曰茲以貽諸蒙士願序之予曰古之為文者以質敷文今之文也以

新兩城先生集

七卷

四十

文投質古之經義括義訓經後之經義義繁而經蕪故義愈工而經愈凶乃今士習異尚剽掠為章綴轉為什膚俚為旨關格為氣匪直無所發揚恢宏經旨百一且不為有無無所加損已吁弊哉故予每與吾子坐論未嘗不嗟焉重慨之也往甲辰歲予語子以古之為文者歷數百千言而子以予為知言越茲丁未予又以古之經義語子知子愛有合焉於是可以占子之進矣而予也年與過日積舊聞與逝景日去也然

未見有以予告子者告我予也日損子其日益乎曰是編何如曰規矩一器也而構理工拙異者匠石與時工殊其人也故大造之運也以化聖治之流也以變哲士之文也以意清嬋因乎塊靈卉因乎壤未嘗不因未嘗因唯子志之甚善

賀都督白樓趙公壽七十序

往者公以都督僉事出鎮上谷久之移鎮雲中居鬱鬱不得志上書先皇帝乞骸骨許之乃

漸雨成先生集

卷六

四十一

自雲中罷歸十有三年今年壽七十公之胄子

謙齋君以公命承襲指揮僉事至自京而壽公於其堂於是所親知者爭持羊酒賀公僕又其所親知之最者亦往賀公謙齋君為具果脯侈宴好以饗諸客僕乃與客坐而言壽大畧言經蓋謂仁者壽云壽之為義受也仁非有能壽之者乃其所自為壽也仁者博愛曲成與物無戕焉物亦惟仁是與而忻嚮輳輻之祝頌之故能怡神而鬱志無所干於其和而以壽其身此其

為壽非天也彼既以是施矣其能母以是受乎
故以受訓壽客曰以君所稱引在他人所可矣
在趙公所竊怪不倫也夫趙公者常兩佩虎符
大將軍矣將軍自宣麻分闔而建牙以誓師也
即謂退生為耻死綏為榮所將偏裨而下舉得
齊一之以軍法其諸貔貅之士萬計隨麾所指
赴蹈水火能合而不能離也有不如指即又以
軍法笞撻割截之如是而萬人一心萬心一死
用能摧鋒蕩壘課首功築京觀以為上第其道
大率言殺而不言生主陰慘而不主陽舒此其
言仁者壽殆背馳何止千里僕曰此正吾所以
為公言壽者也客不聞殺以正殺乎夫仁將者
時雨耳且敵之瞋目盛氣而赴我也謂必有當
也吾拱揖而待之得乎師律不整三軍之衆一
呼可潰徒污敵手于泓之戰是已彼安所事仁
吾聞公為將尚嚴明敵固已畏之進退齊一稱
趙家軍而廉靜不剝削一毫甘苦與衆均士又
依愛之如慈父母平時不妄驅使貪小利以生

覈不飾虛聲邀功級臨敵先計務以全師保城
堡為上尤重恤降人嚴制將士毋掩掠以為首
功以此終其為將未嘗遭一衄失一堡所招降
人口不啻幾千數督府上其功當陞一官且腰
玉矣屬有忌之者格其議公亦杜口不為理凡
公所乘機會及其自為剋勵之術皆它將所資
以取爵蔭厚封殖之媒而掩降人與掠道殣尤
為捷計公皆薄而不為獨非人情乎袁鑒素定
斷不以彼而易此爾寧非仁者事與公守保定

新兩城先生集

七卷

四十三

時嘗被讒逮繫者七年所與同繫六七輩如斛
山楊公晴川劉公訥溪周公諸人咸與公講德
授繩藝公於此際有聞矣彼經藝中所載何語
茲豈他人稱壽者徒以長年計衣食齒髮者哉
客曰善君不獨為公言壽而又為公言績誠第
若績當膺上賞今既逸上賞當抵上壽於眾
起而三觴公每觴壽百歲公三觴之懽呼聞數
舍焉

三樓詩序

三樓皆在避塵園中正北高處半卷樓者是園中舊物製特狹小予性不喜讀書貯書不多故以半卷目之曰涵虛樓者獨寤軒舊基曰清華樓者清華堂舊基易堂為樓樓其上而堂其下堂則曰四我堂云清華樓在前簷楹稍敞豁用以留賓客或時獨上眺四序景物下瞰河山之麗雖隱見不一要之時變陰晴使然其於乘高望遠意固在云涵虛樓視清華樓稍後垣堅局固可避寒暑予所為偃息於中以養痾擁膝鍊藥存神非其人不與接亦堪携家其內顧苦岑寂家人輩率不能堪也而予不改其樂清華涵虛在園志已各有訓茲不著著四我堂予往作園志時蓋未老今忽焉以老又病在九死一生間莊生有云大塊假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今四我者吾以閱其三又強半矣少選則四者皆周所謂四我求一我之彷彿而不可得尚言堂且樓哉而吾方眊眊著論真妖妄耳且我之有始終真確也大塊能制之固矣

彼大塊之有始終真礪也又誰制之是彼且不能自保而又安能制吾是大塊於吾寃親皆可得而畧也而世人輒感其假頌其勞悲其佚忌其息或籲之或怨且詬之不知其蚋處醜盆醜奚心於蚋豈不堪笑哉然吾以須臾之生作堂作樓又眊眊著論曾不少厭設有見於有我之為我固不是唯無見於有我之為我故我在我得而堂之樓之我不在我子若孫若賓親若等等人舉得而堂之樓之又何暇以有為我與彼

大塊較其始終成礪用是拘拘為樓材用盖一切取諸城宅舊樓而移之園於其落成也扣檻而歌命諸兒迭和序以是語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七

東魯靳學顏著

記文

郭氏世恩榮堂記

顏按昔漢氏誓其功臣文曰使黃河如帶泰山
若礪夫數臣暴起田間奮策攘臂自取侯王雖
自謂亦遇矣然不一再傳小者酌金免爵大者
國除其又下曾不救軒是何帶與礪乎今觀郭
氏自唐徂元上下數百載間陵谷遞出鍾簏離
蕩而絃誦禮教曾不少衰又代有聞人即非通
位崇爵要之以道為位以德為輿若夏苑文學
端齋脩節橋隱孝義雖載籍所列何以加焉語
曰積善若長又曰種樹畜育不見其益有時而
大故先施而究則後裕必引植固者實碩濬深
者委長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今中丞翁邁
迹自身履和秉塞所在人戴若慈父雖光前烈
未盈厥祿也翁有令嗣英英嶄然是食先世報
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故曰君子登郭氏堂毋

事被牒考圖而延促隆替可以自鏡矣作世恩
榮堂記銘曰於鑠洪系枝條緜邈不斬厥澤爰
及後昆紹休適美方國是託帝用嘉績拓典錫
祚綸綍煜爚爰以撥日測圭考室昭我皇度延
除隆棟上凌倒景奠于旁魄層構維何抗文杏
梁桂楹斯斲葺之蕙蓋葯房菌軒霞倬電霍於
物奎章帝陟降只乃罔弗若作者龍見承者鶩
鶩永忻嘉樂

濟寧衛指揮題名碑記

新兩城先生集

十七卷

衛北視臨德南視徐邳當襟帶咽喉之地而提
數旅之衆為一鉅軍其設官則長帥為指揮自
昔能于官者代有其人而名隨世往無得稱已
頃屬楊君沂主衛事肇建斯典樹石衛堂之左
列今昔同官者姓名得若干人而備鑒戒風庶
僚焉乃以鄔君臺介于余為之題其端余曰知
務哉匪惟自振將繇振人也自我聖祖統一
區夏分王至戚大封異姓有功之臣以世世計
公侯伯而下則指揮也抗其爵以三品制之祿

視卿大夫雖其去公侯伯有間矣然辨賢用能
推轂授鉞分閫寄叅督府被麟綰玉典禮則一
唯其人不唯其官嗚呼報其功至與至戚者埒
且二百年有優無替恩至隆也不知食其報者
亦有如至戚體念其所親者否乎欲為為之歆
行成之唯其人耳非有禁制之也不知其分閫
叅府而麟服玉章也者果有不私其躬亦如上
之待之不囿其官者否乎昔王彥章武人也目
生平不識書余每悲之而好諷其言今習俗痼
人也雖識書者不免語之以名不竊笑則悠然
若春夢無涉休咎然不知夫名亦足珍也王者
握名之柄則雋傑為之役處士敦名之實則萬
乘為之屈今夫生而文吏持議繩之以羸宿其
爵祿沒而輿論論之史若志因類而飾其事頌
之至于子孫且有餘波非名寔尸之乎則茲樹
之石亦其一已何則懸鑑于市靡不照焉擊鍾
在朝靡不聞焉揭名于政事之堂羣會之案靡
不指焉砥爾前慮爾後形諸人反諸己果足

也雖然不亦有肅然警幡然圖者乎用是而同
德比義以名相砥礪非和衷之誼所由出乎夫
庶僚和衷國之植也家之庇也故曰匪以自振
將繇振人知務也哉

吉安堂硯記

吉安端硯其傳不知何始厥面中窪而黝深若
盂可盛二合旁缺蝕如蠹如朽株乃其底則顧
澤然光凝然脂也是亦岱溜追蠹漸靡使然與
或曰石性堅端于石又堅非數百年不至于

是夫硯數百年閱太守若干人摧頽發墨又
不知幾萬千也而漸靡于水吾於是識剛柔之
用焉吾觀斯硯其不穿者蓋十五之一夫其不
擇不辭不吞不吐以至斯也於是審弛張之機
焉爰命箴人礪而收之用告來哲且重系曰嗚
呼斯硯閱太守若干人方其視事揮毫得之于
心而應之於手也公私邪正有太守不暇謀而
硯知之者閱歷之間其公私其邪正有文獻不
及載而硯識之者是可畏也夫故記

遊進脩樓記

夫昭曠爽塏所以攄幽鍾鼓舞詠所以宣鬱故
睇鼎沔者精悅矚虛舟者神飄非其精神易也
其所託然也若乃達人秉化以觀物曲士負巖
而抱困譬薄霄多逸翮之禽戴屋匪秉陽之族
物亦有之矣仰覲玄風俯修前軌姬滿化國之
境嬴氏鈞天之享荆臺之樂無有牛山之泪泫
如或以棄世或以增悲斯其淫也 有明重熙
天斗地奠侯王秉德邁軸消疾伯叔渥展王之
淥公子符麇趾之禎索竒者發書於魯壁正雅
者選文於梁臺擊輓麗士抽翰侍側繩樞下質
分庭抗論盖南陽多貴自古近而河間東平接
迹比肩云大淵之歲月惟無射繚風革節清霜
戒寒涓水澄鮮而媚波百卉歸根而踈脫於斯
時也可以脩盟結侶登高而望遠也於是 二
王命宴手脩進之樓二史侍三子客焉 蕩陰
綽約挺姑射之姿承休曠朗張庭洞之樂夫數
子者固晉楚燕魯之產東西南北之人也而此

與馬斯已竒矣復茲玄桓雲阿槩乎太清文樞
珉碧迴矣絕塵回廊曲榭翳而無陽飛闥洞軒
曜如不夜巋構翮而若舉崇節凜其欲傾不惟
徵迢遙於謝詠美齊雲乎漢謹已也迺揚清歌
振悲竹肴簌觴醴星列羽馳意不在酒盡歡則
已徘徊桂鑑周游組帷極目所眺凝神結想近
俯接畛則三十六陂豫麓奠焉遐瞥分域則七
十二峰楚甸峙焉井滕條分烟墟鱗次華果既
剝冬榮斯茂 二王曰美哉乎茲之為觀也樂
甚乎寂下客顏歷階而進順風而歌曰玩白雲
兮丘陵蓬蓬兮四興覽冀野兮無所肆憑虛兮
其升載歌曰驥伏櫪兮鵬蹋翼遭時不利兮啄
豆粒厲飈驚心兮心動惻已而座客改容有懷
唐風妙靡不呈繁會斯屏聆流吹而增慨指遊
景以追歡固知夫競逐者之為惑而玄覽者之
為優也為之亂曰陳籟械兮辭故丘弱雲鱗鱗
起夕洲怨丹華兮不駐我心悲兮無聊且舉爵
而酌躊躇四顧 二王稱善不已

建青柯坪館記

嘉靖辛亥春三月華山青柯館成華陰縣尹康
脩馳狀至曰縣距青柯坪蓋三十里坪其上
十里即迴板立絕非恒跡所躡已斯圖經所載
類削成四方者耶故遊者以青柯為極然歷玉
泉莎蘿而上既抵青柯勝且什九故言歷攬之
極亦以青柯為未始有踰者焉先是未有建置
率矻矻交蒙翳所布峯嶇所踞履而矻然立
而錯然臃腫之與酢轆轤之為徒也是以逸朋
攸戾紫庭挹其流嵐勝蹟薄遊翠芬畏其多露
觴詠之雅淪諳野合錡釜之陳委諸黃茂雖幽
尚離塵無鄙干瀆匏然脆質易侵殆歎于延陟
者哉迺已酉夏四月侍御古泉盛公始以檄脩
于是即秀神臯宅中靈壤託金顥之菁英締幽
選之體則因高駕登夷矧崇蕪臨雲置壇憑巖
考室林衡不戎而趣基落不謀而就曲執既審
百度與能以其上為屋五楹中二楹堂也左左
个右个其下為左廂一三楹為右廂一如左

敷布以延除周垣繚馬外為綽楔一而侍御白
崖劉公題曰山峙河流云自是棲置夷曠開闔
容與坐有几息有榻眺有軾游衍有時徒馭有
節順朝晏之適曾人理之和達于象候之變則
斯館其惡可少諸既庚戌秋九月侍御古川程
公又出藏金若干為碑亭其後櫺軒琴檠崇節
堅澤一益所未備而是館為一鉅麗宏美者矣
君子至焉超然遠凝邈乎周覽大之則撫陰陽
之熙業察鴻化之奕緒細之則贊無欲之神襟
達有生之淑蘊禮席敞其秋度是情以制貞也
泰宇發其光精是智以境晰也間寢澄其湛寂
是性以區靜也又下見渭流洎瀉邑雉永麗如
縷如練如綦如豆彙象殷陳廉采蔽列不越一
布筵隱几而得之斯豈與夫背槁梧向虛齧涉
履荒恠叢哀與怨者同日語哉夫曠于昔始肇
自今茲斯作者創其端乘者享其逸矣役不干
時賞不輪衆則既有稱于下代又無惡于初圖
矣斯二者皆制作者之所難也二公于是乎賞

絕振古光照不磨有其舉矣可無述乎夫事待
言新表往以則來者言也唯大夫圖之顏唯茲
館結乎脩廻闢乎昭朗神明鬱屢其內烟霞吐
絀其側無俟峻築固已上參倒景仰出星河無
得而踰矣雖栢梁巋構凌雲研製或競高于尋
引或稱均于錙銖然皆託乎周原不違人境囂
曠所較懸然殊焉是知清蒲充庖瑤簋麾可朱
草棲廂繡枕遠謝將人侔者不足而天然者有
餘也故能令人形精淡澹營憲寥廓蕩瑕滌穢
而鏡于大清斯其所為勝與若乃投分于巖穴
留愛于木石簿箴鑑而耽騁望崇欲以養目者
之所為也勤衆無已非時好豫析中產之儲以
施之顓干夫之膳以供之藻鏤連雲而疾蹙不
見也匏絲陳前而歎言不聞也斯先身而後其
民者之為也夫天下之事莫難乎其始始善矣
而吾猶懼其終之乘之者不善也則是記也又
惡可少諸或曰歲早與今時則官長吏人婦子
之祈請者必至于是以其消誠易徹而和籲近

乎既館焉瞻依一矣群情以洽又記曰山林川
谷丘陵能出為風雨見恠物皆曰神張杲之記
亦曰至其中者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
霄之路可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審然
則斯館為有據吾從而載筆記也不佞矣于是
答康尹之意著為篇俾勒石云

仙氏創建石橋記

鄉耆仙公作石橋于馬家溝之上橋成而輿頌
興未幾公之子以明經舉于鄉人曰甚哉天道

之棷也胡不力善靳子曰否天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公知利物焉爾庸知天之必福善禍淫乎
柰何曰善淫則其自趣焉爾適道者遵險而險
遵夷而夷險多蹶夷多騁斯其自趣焉爾曰仕
殉名賈殉貨君子殉道公商而賈者不貨之殉
而捐貨以利物一橋成其捐多矣他事尤多類
此捐蓋不貲也流惠愈厚則得于天者愈深庸
非感應之一機與靳子曰否惠莫善於無伎得
天莫大乎正羣於物者伎心形焉豐於斂者邪

念恣焉唯無伎而後心體大屏邪而後正氣協
正以大天道也順天者天亦順之不以貨厚薄
有人於此居善售宦善賂克囊累橐而泥沙用
之出其羨足以極其情之所欲為而快其膏之
所深毒捐則捐矣不祥日臻其躬此無他邪且
伎故也然則公得於天者何也曰吾聞之慕其
親也五十而不衰友於其弟也休戚不啻其身
富蓋一鄉而降心行乞之人行年七十而未嘗
加一言于衆教其子緝學篤行罄折循墻自內

廷以達州閭無得而摘其過焉易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既得於天又得於人
後必有達者則是一鄉舉也固千里之造軌而
江河之消者耶雖然作橋固仁術也不可以不
記記曰馬家溝者在濟寧城東南三十里河之
衝當徐淮孔道舊以木植漲輒壞公撤舊而新
是圖易之石工材計三百金一切已出不以尺
寸需人經始於嘉靖三十有四年二月成於是
年四月銘曰輿馬負戴履砥平出入無疾貽爾

靈至于百世今其徵公字朝用璋者名與石不
磨視此銘

湖干草堂記

渚西負林為堂厥成予擬扁招隱請于家君家
君曰見果臝耶仕隱一道胡見之獨耶且夫違
世而捐務捐何稱焉小子唯唯退而識諸于是
以為湖干草堂云里之人則相與疑曰堂距湖
數里也而以為干也堂四放何弗有也而以湖
也何又曰夫湖也澤而弗涸虛而弗溢兼利弗

漸高城先生集

十七卷

十一

匱下于百谷其有取諸爾也非哉則又相與質
于子子默而無以應也已而曰客若亦聞夫愚
公之捐夫太行王屋乎彼其以形力言也彼以
形力言者猶謂吾足以勝彼也而予不以形力
不以視聽不以勞駑方寸所鍾神氣所通不疾
而格無營而獲予焉往而不得名哉且予朝出
而西矚汗汗油油洩洩迤延喟乎若望洋而永
嘆也者非湖也耶暮而延頸而眺蕩飆既降輕
塵微颺龍鱗絡結若在目睫也者非湖上物色

與諸山耶一大海千里爾北視岱
嶽跂予望也華嵩匡廬咸在可數夫子不以形
力視聽勞驚也者即夕發而夕至之矣即予以
子堂為海西為岱南為華嵩匡廬之精舍奚不
可哉曰若是謂崑侖之東有堂一焉蓬壺之西
有堂一焉將無不可已乎予曰嘻夫是則余豈
能知夫

鳳渚別業記

嘉靖丁酉予効病歸居三餘于是營相里之村

嶺兩城先生集

十七卷

十三

相里距城北八里有郵舍為相里舖村近之是
以名舊矣予質宅一區藝田數十百畝躬畊其
中少暇即居古丘幅巾布袍鼓琴其上始予相
地于相里也里之人若旁村人來就予語予輒
就焉于是乃益得杜宇風土云里之人曰子宅
左而轉綉綉南下者馬坡橋也秋雨時至則其
下若巨洋其東阜為一陵然今可見者七巋然
隆者三而濟故無山予夙慕登陟得是即以當
之既登陟益忘一為山不山矣又曰子宅垣東

地形少下四時常沾沾潏潏然如者鳳凰灣也然
訊其名則莫解于是浚之四尺許得泉為方池
數丈因以為鳳渚別業云池上積土數仞可以
臺于是為偶然臺臺近池善崩後稍稍夷之且
就平其外為植柳桑雜果卉諸瑣瑣弗論中為
小林負林為湖干草堂堂其末為兩室左能窺
右玄晏前為廂二東浥爽三楹西迎暎如沍爽
又前為相里精舍三楹中林為亭一為蕪亭後
林為軒一三楹為吾廬皆別有記外為漫舍八
元四十有五楹為堂一五楹為井三厥土惟壤
中赤色厥宜諸穀百華然視沃野下矣厥賦上
上故語曰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自震
庭岐山後無聲焉方輿家于諸形勝地往往有
是名輒實以跡豈其孟浪然哉予任冠即出于
世跋馳無何而返然終莫獲志也予且有愧于
茲名多矣多矣

雪假山記

仲冬癸亥夜天大雨雪庭積盈尺馬越三日予

聚而為山弗就也負墻而聚之又慮弗墜墜輒
撓且弗肖也乃除基趾蹈其上而禎榦于外寸
寸築焉其高可隱是夕寒甚厥明眊之堅矣色
蒼矣揮斤飲刃刻鏤具體矣然乏自然又弗真
山若也乃又析為數十槎枒林立錯署而磊積
之簪合輻輳不雕不削象其攸宜惟其所值妍
媿舒怒無弗肖山者予固山癖也而又諳于山
即弗肖可但已哉遂導客以觀客又嘅焉羨也
曰巧乎有道哉予于是作山記記曰楊子云斷

木為棋剗革為鞠亦皆有法以今觀之是山何
需於世也三集謀而後美視焉則凡技有鉅于
此者可責效于率爾哉惟文詞也亦然鎔情于
中和而質具焉故堅于澤鏤精于意匠而文敷
焉故協以縟然不有質也其何以文故曰無其
情男子樹蘭而不芳有其實桃李不言而成蹊
故虛以構實實以呈其材以結情情以會神神
動而天隨慮中而機忘緣乎天真放乎天趣任
乎天姿即品有鈍銛而作無苦窳何哉其法具

也吁吾于斯乎有省臘九日書示需兒

蕪亭記

堂後即小林也其下多藜莽蕭艾首藉予始掃
除之既大肆力乃為基方丈構數椽其際茅茨
覆之是為蕪亭亭外悉從荒少故且以其上茅
也是以名每春華秋葉遇風飄颺自簾牖入輒
積盈几硯間又多蟬蛩雜鳥聲嘈嘈終日夜不
止殆盈予視聽無非蕪者性頗安之苦不知厭
也昔裨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予也則退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十六
而棲于野也而顧囂囂蕪然若是也將野固蕪
歟雖然予不能於邑蕪而能于野蕪也亦幸夫
蕪也亭也而予不與諸其蕪也嗟乎一亭蕪不
克理也而謂予掃除大蕪雖予豈予信哉作蕪
亭記

避塵園記

拙叟端居多暇喟然而嘆曰嗟乎之人也之世
也吾于何逃哉吾將東往涉乎冥渤之津而東
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西往躡乎閭風之巔而

西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吾勞形林心膠膠擾
擾也者何為也哉安于先生聞而嗤曰孰謂叟
智叟之徃夫無人之野而處也寧能乘天駟憑
雲氣傳羽翮而一息至乎將亦歷人境而後達
與庸詎知彼所謂無人之野復有人焉又馬徃
而可乎則亦安用是彼而非此也哉子撰其言
以嘗世鼓膾行以啖人而曰有逃焉是以醴驅
蠅羔厭蟻者也子知夫塵朝拂之而夕生馬夕
拂之而朝生焉子將極力於一朝夕聚室而守
之以求終歲無塵也得乎為子計不如處乎拂
不拂之間耳於是叟茫然釋麈弛檐塊然返乎
環堵之區居數年人贊不喜人詬不嗔視人若
已視己若物視物若一其區也有水一灣有竹
一叢有屋一間安于先生過而題其門曰夫夫
也茲其為避塵之園也哉

樂饑堂記

吾仕而祿三十年又承先人遺澤口體之奉未
嘗乏絕然亦坐是而鬱鬱不樂也乃慨然有慕

于衡門之詩求詩人所謂饑者以伸吾志誠使
吾志而傳樂在其中即三公不以易雖人僻我

徧謫我不顧也詩人之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吾為之釋曰泌非充飢物也在泌而樂也而忘飢也

有樂乎泌雖饑亦樂也非樂乎泌也有以自樂

寄情乎泌也賢者無不樂馬饑然後見其樂也

樂必饑乎饑而樂樂真也是故處乎鍾鼎而樂

馬有樂於鍾鼎馬則淫處乎蔬糲而樂馬有樂

于蔬糲馬則僻賢者之樂也與性俱生不受移

於時與其淫寧僻也吾築圃乎東廓也視沈泗

之水自東北來循吾圃左而南折而西與汶水

合漕閉則溢而上焉循吾圃右而北若襟帶乎

吾前吾樂焉因名吾堂曰樂饑夫水之在泌

與在沈泗汶也吾知其同也吾之樂有同乎詩

人之樂與不吾不得而知也若乃吾之饑視詩

人之饑自謂弗如矣吾饑不如詩人而以附詩

人之樂不見冒與雖然吾于斯數來而不厭徙

倚而忘疲移日焉而忘食烟樹焉吾參鳧鷖焉

吾辟漁父野老焉吾侶曰不乎簡牘耳不乎囂

誼手不乎觚翰口不乎是非心不乎利害優哉游哉不知老之將至雖不日朽其腹其于斯義不庶幾乎

習坎亭記

溪之東澗有泉曰浣筆始吾築室也於圃西乎取土不數尺水浸浸出焉遂坎其中而泠然成泉也眈浣筆正東直測其深亦與之等一日持硯滌之滌已釋然而喜曰吾泉有名矣因名之洗硯泉云其上率喬木豐草蓊蔚交加又於是

新兩城先生集

十七卷

十九

乎結茆而亭之題曰習坎以吾圃三面皆水而中又為池有習坎義焉坎之義險也游吾亭者以觴以詠以奕以壺以笑言啞啞則有之而何取于險乎蓋吾嚮者之事於四方也既嘗歷峻坂蹈懸刃溷蠻夷困讒構警矣而於觴詠奕壺笑言之未嘗廢也雖吾有以持之亦其端居心勉強乎忠信者矣茲吾處夫林丘也日與世遠以獨于觴詠奕壺笑言之從事也而吾無以持之而忠信少渝乎其前吾恐峻坂懸刃蠻夷讒

警之虞不在于四方之日而伏乎林丘之側也
可不謂險乎記以自砭客其毋謂吾迂

借山亭記

叟于拙園之隙構數椽而亭焉題曰借山叟宴
居豎子侍問曰亭奚山之借也叟曰凡林廬之
趕表之以峯巒介之以洞壑潤之以流泉乃足
稱也吾適家乎是邦達四境而漫衍無山焉茲
者亭成吾顧其東為古城之隈莽莽蒼蒼然榛
棘所叢而培塿之所結也啟牖而目之陰晴之

新兩城先生集

七卷

二十一

異其態曳杖而遊之寒暄之殊其候也夫可遊
可眺者山也吾于亭有得乎是又非吾有也故
曰借山豎子曰吾惡夫借也叟曰獨吾亭也與
哉宇之內凡有形者皆借也且若之有斯生也
庸非借乎若之生借造化之生以為生者也若
之神借若之形以為有若之形借若之神以為
用者也假而礪若之有輟若之用若惡得有夫
若凡言借者終歸于其主凡終于必歸者皆曰
借獨亭乎曰若是則夫子之歸有期矣胡不飲

酒且日鼓瑟而膠膠擾擾為乎

釣臺記

記曰釣一也或以名或以趣或以口實以口實釣者世不知幾許人固賤目之矣釣名者寄跡烟水之上希情鍾鼎之間手乎其具而心乎則名或并其具而不持但持夫具之可以釣名者或以不取或以不屈必擇夫不近人情者而為之具甚者苟可以釣雖以身為具而不恤也苟可以掩世而無害於釣亦有所取亦有所屈先其身而後其名亦為之可也夫苟可以為具而身之不恤焉又何恤于天下矣斯人也曾不若夫口實者之志定而一其業不以外物而易其身者之為優也若乃釣趣者適而已矣趣之謂取也境有適而情投焉者也又湊也情有適而境會焉者也緣趣而釣非以釣為趣者亦若名者緣名而釣非以事夫釣者綸竿飭馬手不謀乎其心釣餌設焉施不擇乎其地技無問其工拙故毀譽不滑乎其衷生無資其饒乏故得喪

不縈乎其慮當其趣則脩釣餌以臨之盡其趣則投袂而起翛然而不顧與之語口實則均焉而猶夫人與之語名則啞然而笑噫古之有天隨子者其殆斯人之徒與

洗曲記

洗水蓋汶支流由堙城會蛇眼金線諸泉經薛家口而南分流而西負郭占其一灣焉故曰洗曲

夫園志者志園所有及吾得而主焉者也若乃

新兩城先生集

七卷

三十一

吾不得而主之而得而有焉者則二水是已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志曰夫二水吾不能志其大矣東吾斷自孫村牖吾得而有夫泗焉北吾斷自薛家口吾得而有夫洗焉夫二水經釣臺而南緣石隄而西出觀瀾口以與汶水合也則所謂官漕者也彼其中非仕鷁則商艦非鉦鏡牙纛者之眩于名則吳越滇蜀者之矜于利各有求者也吾且不得而置舟其中尚安得而有之乎唯釣臺以北吾乃可以言有彼仕與商

者固未有厭囂投寂鼓棹而一來者何者非其道者所謀且亦不暇故也故吾於斯二水也彼仕與商者既不得以共之是吾所與共有夫二水之所有者則唯二水之間行道之人畧師田父樵人牧豎牧豎志肥瘠彼其耳目日彷徨馬心日憧憧馬率欲虛往而實歸以務足其志曾不計牛後之為辱負擔之為勞沾塗之為苦而沒溺之為患也雖有惠風朗月清陰佳候之足以為娛非其志之所存則亦奚以是而為有無者哉乃吾則無所求於世而以日以年往來乎其中既不魚獲與薪與肥瘠焉志又不若仕與商者之有所眩而矜則二水之所有非吾有之而誰有與凡吾之所有者有諸造化而不係於物舍之以性靈納之以神襟而不為耳目者之役既得以固有而人莫之我奪又得以與人而未始有窮雖欲不居吾誰與讓已自吾遊于斯也蓋數以問溪上老人老人曰數十百年来固未

有不以行道不畧不田不樵不牧而遊斯者不
以是數者而於斯遊者唯吾而因以占來固可
知已且彼仕與商與數人者之有所求也謂足
以善其生也假使吾舍吾之適以此而易彼馬
而吾尚不顧則使彼仕與商數人者舍彼之事
而從我以彼而易此馬彼將曰吾何以善吾生
耶其必不願又可知已意吾不意吾不善吾生
一至於斯也

竹林記

新兩城先生集

上卷

二十四

林在東園高不倍尋大不滿握廣不蔭畝容吾
身焉而有餘坐其中真心焉而忘歸北地不宜
竹而吾有此正契予情他果木人乞輒與此不
能與也人亦雅愛予而不予拂知予僻耶南中
多竹子往來其間又久見有竹則往造之雖處
蠻夷亦衝蛇虎排魍魎而遊焉坐卧不能去
無異在北地時凡人情與物少則愛之珍異之
多則厭而吾獨不人情釋家者流遇樹不三宿
其下謂不以愛而生緣也而吾曾不彼若吾聞

竹能醫人使人不俗而不吾醫使吾不癖可哉

拙園記

巧拙之存夫人也謂非性生吾不信也吾生而一無所能凡百謀為無一不出于拙者拙則宜不拙則不宜出于拙則安不出于拙則不安竭謀而圖之畢力以赴驟然自謂適無餘巧矣然竟趣于拙也謂非性生得乎數歲而學為儒即拙於儒已而學為吏即拙于吏吏最拙又最久自始仕以至今無一日不思罷罷且隱矣即又

拙於隱門庭之積釁日糜糜焉而罔寧也追呼之與酬駟獍之與狎讒慝之與接名勢之與矜此數者皆非隱者之所有事而吾隱乃若此焉追惟吾嚮者之為吏也日期以數畧事事而以數十畧自逸此數十畧者非民事有急即貴游且輟謝之不以易吾節然吾猶病夫數畧者之事事也輒大慨息曰吾何以一官日以數畧絆吾身也彼其時視不得去其官猶麀兕之勒其足鴻鵠之編其羽未足以方也而乃今則然也

非命耶嗟乎既拙于性又拙于命吾拙成矣
吾隱也以灌園為事園斥鹵無所收即又拙于
種植吾無所名吾拙於是志吾園曰拙園少進
則為屋葺茆而衡其門志之曰養拙吾既珍吾
拙若人世之珍其巧也唯恐其不至是安得以
不養乎又少進為堂堂以陶志之曰任拙吾無
柰吾拙何也任之而已矣又少進為室志之曰
夢拙晝之所為夜之所夢而不能造次離也又
少進為亭亭曰忘拙吾曩猶有羨于人之巧既
而厭棄之又既而巧吾之拙謂世人之巧莫吾
拙若也即百巧不易吾一拙乃今芒乎胷乎并
其拙者而忘之矣不知拙之為我與我之為拙
與魚相忘於江海猿猱相忘於林木賈相忘於
貨士大夫相忘於名勢吾相忘於拙盖都與之
化矣

